



定海古城的东大街和西大街，古朴典雅，在我内心就像一幅古画的名章落款，长情却不浮夸，厚重而不湮没。古街的石板路，已经被先人的足迹打磨得溜光圆滑，一路走去，甚至怀疑会踩出一些平平仄仄的韵律来。那些陈旧の木结构窗棂，悬挂在明亮的午后，斑驳的光影里，似乎正在酝酿着一些或深或浅的语言。

这是一条从明清时期就开始繁荣的商业老街，也是一条记载着舟山海岛兴衰荣辱历史的老街。位于定海西大街89号的定海总兵蓝理府，是这条古街上保存得较为完好的一座清代建筑。蓝理(1649~1719)曾经受命参加过清军平治“三藩之乱”，并在征战台湾澎湖海战中，中炮破腹流出肠子，被康熙皇帝称为“破肚将军”，亲题“所向无敌”“忠勇简易”匾额。古城居民尊称蓝理故居为“蓝家大屋”，该古宅紧挨定海西大街，直至总府路，建有前屋、正屋、后屋三进大屋，配有左右厢房，进门是一条长廊，穿过长廊，台门的正上方有“蓝府”两个大字。蓝理是舟山遭清朝海禁展复后的首任总兵。据史料记载，舟山历经两次海禁，前后长达数百年。

在西大街和中大街的“T”形交叉口，相对而设有三家商铺，早年曾经分别售卖糕点零食、烟酒百货和文具纸张，在定海古城是知名度很高的“三角店”。我在定海二中读书的时候，每天放学从书院弄经留方路，再过中大街这条古朴的街巷，特别是走过靠近北侧的那家糕饼店时，鼻子里总会钻进奶黄饼的烤香味，对于那个年龄段的我，总是一种难以抗拒的诱惑。

街道两侧是一些古朴老旧的民居，两层的木结构小楼，整齐而规则，午后的斜阳从锯齿齿齿的檐瓦中照射下来，似乎要把整条古街也隐没在了锯齿齿齿的光影中了。晴朗的傍晚，常常有老人和妇女端一把藤椅坐在自家的廊檐下，或摇着蒲扇，或织着毛衣，或择着从农贸市场淘来的菜蔬，使小城古街的每一缕微风，都逸动着惬意的慢生活气息。

那时候舟山海岛比较落后，还没有普及燃气，古城居民家家户户的生活几乎都依靠一个煤饼炉。每天大早，住在这条街上的各户居民生煤炉的时候，整条街上烟雾缭绕。而此时，我喜欢倚着粮食局家属院那扇圆形的拱门向外张望，透过烟雾凝视这条古色古香的老街：狭长的石板路，高高的封火墙，还有那些暗红的木格门，似乎都在述说着这条古街悠长的历史。街道两边陈旧の木结构楼房，由于年久失修，呈现一片黑黝黝的颜色，灰暗而沉重。在我居住的粮

食局宿舍楼里，虽然铺着长条杉木地板，但是每迈出一歩，几乎都会传来“嘎吱嘎吱”的声音，让我害怕再多踩几脚，就会使整个楼板都坍塌下去。

参加工作后，我离开定海，在海上漂泊多年，而记忆中的那条老街，总是影影绰绰，带给我无穷的怀想和回味。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沉淀，定海古城似乎也显得有些迟暮了。

为了保护历史文化遗产，前些年，由当地政府出资，在东门口恢复修筑了定海古城墙，将原先老旧的中大街和西大街进行了保护性修葺，在入口处竖起了中大街牌坊，并按照原先的建筑布局和风格，更换了中大街那些被岁月蛀蚀的台柱和栅栏，按照旧貌统一进行了恢复性维修，刷上了防腐的哑光朱漆，使定海古街既保持了历史文化名城特色，又融入了现代文明的气息。

经过修葺后，眼前这条中大街依然保持着木结构楼房的古朴风貌，每一幢房子的建筑结构，都没有改变它原本的模倣，各家各户，商铺茶肆，更加古色古香，整洁有序，成为了定海古城的一块崭新招牌。和一些知名古镇的街巷相似，这条全长不过八百来米的古街，街道两旁保留有老字号糕饼店、书画装裱、古玩市场、城市书吧、咖啡茶室等，而琳琅满目的具有海岛特色的手工小饰品，更是吸引着一拨拨游客的目光。白天，络绎不绝的人们在这里游玩购物；晚上，众多的青年男女更是聚集于此，或是情侣喁喁细语，或是好友闲坐畅谈，在繁忙的城市中，寻求一抹慢生活的韵味。

逛一逛老街已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新时尚，那古朴的优雅和舍弃不下的怀旧情结，使定海古城这条略带沧桑的石板路老街，沉浸在了无法言说的浪漫之中。“市列珠玑，户盈罗绮竞豪奢；烟柳画桥，风帘翠幕，欲语人已醉。”这可能是对定海古城这条百年老街最惬意的写照。



难忘衢山黄沙村

□余国定

黄沙村位于衢山名山观音山山脚下，是一个三面靠山、一面临海的小渔村。

上世纪60年代末、70年代初，父亲响应国家号召，放下衢山供销社的铁饭碗，来到这个飘着鱼香味的小渔村，当起了村子的“大当家”——会计。

为了照顾年幼的兄妹俩，父亲不管多忙，每晚都要赶回家，挑满水缸，忙活农活。从黄沙村到老家塘岙，一路都是山路，全凭一双脚丈量。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，太阳落山，他走在大山间；天还没亮，又匆匆出门，走出老家、走向山间。

记得有一次，我看着父亲走出家门去黄沙村，可不一会儿，父亲折了回来。等父亲再次出门，我问母亲。母亲告诉我，渔船回港晚，父亲到家也晚，天黑下山时摔了一跤，把带回的鱼掉在了山路上，他再回去找到掉落的鱼，捡了回来。

记得那时候，我八九岁，刚刚上小学。几天不见父亲回家，心里记挂着父亲，牵挂着黄沙村的海浪，牵挂着早上渔船出洋、晚上渔船归港时海鲜活蹦乱跳的光景和味道。我缠着母亲，要去黄沙村，要去父亲那里。母亲见我年纪小，爬山路、走小道不安全，几次反对我去，但见我执拗的样子，最后还是依了我。

周末到了，我一个人背着小书包，从老家出发，经过塘岙水库边的杀猪场，开始爬山路。这段近五百米的山路，两边全是坟墓。50多年后的今天，我依然记得当时小小年纪的我，心跳得好快好快，眼睛不敢往两边看，闭着眼睛，加快脚步，一路飞奔。终于，来到了盘山公路。

这条山间公路的南侧就是黄沙村。后来听说，为了地方建设，这条路当年还是驻衢山的部队修的。

走上公路，老家整个村子的全貌一清二楚，连岛斗城中心的轮廓也清晰可见。前方海面十分开阔。从上海驶过来的“815”轮停靠在码头，不多时又驶离码头，驶向定海。

兴高采烈、唱着儿歌的我，不知不觉走完了长长的盘山公路，进入了黄沙村的下山小道。

下山也是一段小路，但这段小路风景别致，两侧的大山，海拔都在200米以上。地形像盆地，树木郁郁葱葱，花草红红绿绿。

前两天刚刚下过一场大雨，山涧流水一路奔跑，汇合成下方一处明亮的泉水。我走上前，用手捧起清冽的山泉水，大口大口地往嘴里送。那滋味，至今想起来还觉得甘甜。

走了将近一个小时，我走近了村边。村子很安静，只有海面上海浪翻滚的声音和渔船机器发出的响声。每家每户门口晾着各种鱼货。刚好是吃晚饭的时辰，有母亲喊儿子吃晚饭的声音拖着悠长的回声，回荡在小村。其中一个和我同名，“国定、国定，吃饭了……”听着那一声声呼唤，顿时心中一热，满是回家的感觉。

父亲就住在黄沙村委一间靠海边的房子，一共三间，左边是办公室，中间一间是仓库，西边就是父亲的家了。前半间是厨房，后半间是卧室。整个房间半新不旧，但看上去十分整洁、干净。父亲不善言辞，没问一句我路上的境况，见儿子来了，停下手中的活计，多烧了一盘红烧鱼，算是招待我这个翻山越岭而来的儿子。父亲在家从来不做饭、烧菜，但做的鱼咸淡适中，味道不错，特别鲜美。

晚上和父亲睡在一个房间，海浪声拍打着沙滩，整个晚上，耳边都是哗哗的声音。这声音，比起轻音乐还要动人。那一晚，我睡得特别沉、特别香甜。

上世纪90年代末，小岛迁、大岛建，黄沙村整体搬迁至岛斗太平盐场，昔日村落人去房空，渐渐只剩一个轮廓。时隔多年，黄沙村在我记忆中依然清晰。

“我眼里的舟山”征集

请将您的稿件发送至指定电子邮箱：zswb03@zsnews.com，邮件主题请注明“我眼里的舟山投稿”，并在邮件正文内留下您的姓名、联系电话等基本信息，如投图片请标注拍摄地点和时间。

您也可以关注“舟山晚报”微信公众号、“舟山晚报”小红书，在后台留言投稿。